**年轻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

我是张艳伟，一名八零后，从事临终关怀的实践近二年半时间。听讲座、去医院、养老院、家庭关怀老人。多次参与临终老人助念。缘起是2016年一位兄长的突然去世引起了我对死亡的思考，尤其是年轻人该如何面对死亡。

记得在2015年秋，我的那位兄长萝卜突然问我：“艳伟，你相信有来生吗？”我惊奇地调侃：“你一个大知识分子、海归，为啥思考这个问题？”他笑了笑，又问：“你相信吗？”我说：“我信。作为佛教徒，我知道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人死后根据业力轮回六道。第二传统文化中也有投胎前喝孟婆汤和阎王等说法，人有来生是肯定的。”

至2016年春节，他很兴奋地告诉我：“艳伟，这几个月我看了不少宗教书籍如：圣经、伊斯兰教、佛教及哲学书，认为还是佛教最有包容性，你给我推荐一些佛教书籍吧。”我建议他先看看金刚经。之后他每周都要几次的与我讨论灵性的话题有可能我是多年佛教人士吧，如：人在什么情况下去天上或去佛所说的极乐世界。好像他更倾向于有来世，他问我如果不喝孟婆汤是不是可以记得前世，我也是一窍不通，调侃他想象丰富。

2016年3月底，他把他母亲接到上海，想带她去九华山等地方旅游，却因身体原因未去成，此时他的脸是黑灰的，瘦了20斤。而他是孝子在与他母亲交流中我知道他可能得了癌症，只是可能。（为了不使我们担心他隐瞒病情）那个时候我不认为他接近死亡，他的妈妈也是。我们一起求菩萨保佑他安康。那时的我没有任何意识只是觉得他生病，生病而已，去医院看病 修养一段时间就OK 只因他还年轻45岁。

从4月份初开始他就基本上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汇报：“艳伟，我今天诵读《金刚经》几遍 我开始诵读《地藏经》地藏经好长不过还好幸好有拼音。大悲咒我下载在电脑上听··· ··· ”我每天都赞叹他，鼓励他，给他希望，也许是一种内心的力量吧！一直到有一天他很认真的告诉我：“艳伟我吃素了，全素。我想皈依佛门，请你尽快给我安排吧拜托。”此时对于他来说时间不多了尽快给自己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而对于我来说他皈依佛门是非常欢喜的事情。（而此时我还没有意识他要离世）就立刻联系寺院方丈安排时间要他来皈依（此时离他离世2周时间）在他出家门的时候在电梯里晕倒太太说不要去，不去寺院里了，他坚定的要来，艳伟帮我安排好了，我必须去。凭借那份毅力那份对死亡的寄托那份对艳伟的信任他皈依佛门。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艳伟说的每一句六道轮回上及艳伟说的阿弥陀佛佛号上。（我曾告诉他念一声佛号能灭无量劫罪业）此时医药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作用，不能减轻身体上的痛苦，亲朋的关爱无法与他内心深处交流，那份孤独，那份煎熬与恐惧又无从说起···无人引导只能自己探索发现，然后面对家人朋友都一直相信他能好，他那么的年轻，他可以闯过去。

离世前一周，他住进医院，我去看他，那时的我才意识到病情的严重，他特别的虚弱，在他太太离开的时间（太太知识分子不信佛）他虚弱的说：“艳伟，我走了以后拜托你为我请高僧大德超度，我一直在想啊，我做了什么坏事情，是不是小的时候我打死过很多脚的虫子”（他想来世去好的地方，他在忏悔自己的罪业。他信了，信了艳伟说的六道···）此刻的我说：“你不会有事情的，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在上海，上海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我马上给你做超度，放生，做吉祥普佛，西藏上师的甘露丸非常好，我想办法给你请一些。（此刻的我是慌乱的，急躁的又是那么的无奈。我只是觉得他不能死我们还有很多的梦想没有实现共同的愿望把公司做好，为湖南山区的孩子老人做点事情···）太多的遗憾，都没有来得急做好。我当着他的面我就电话联系超度、立排位、 吉祥普佛、甘露丸等。此时我是那么的自以为是，为什么不能静静的倾听他的心愿呢？为什么不能平静下来，听听他的心声？如果信仰可以减轻身体痛苦可以不用去死，那几千年来帝王之家，我们的老祖宗就可以活到今天。

一周后，他离开了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崩溃了，虽然我知道他病的很严重，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离开，我们都在回避他可能会死的话题，我们总在侥幸的希望他能度过难关！可是现实他没有。就这样离开了！此时我觉得生命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一口气上不来就结束。他走的前一天我去看他，他还在叮嘱我请高僧大德给他超度，请高僧大德给他超度··· 此时他内心是多么的恐惧啊！又是多么的无奈!何尝不是一种孤独!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帮不了他，还自以为是的自说自话的按照世俗方式去安抚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的“欺骗”。

有时候我在想时间如果可以倒流我会怎么做？是不是做的好一点，是不是坦然一些。如果的如果都是不可从头再来···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自我调整，开始关注老人——癌症病人——临命终人——要亡者有尊严的离世。在养老院做服务，爷爷奶奶们算着时间盼着我们的到来，牵着我的手会告诉我这几天哪个个婆婆或爷爷走了···那双想找依靠而又恐惧无奈的眼神，他们在寻找什么？？？又有谁真的去关注他们的内心与疑问？是不敢还是世俗的忌讳？当我们去家里去看一位奶奶的时候，一进门第一句话她问我：“我还有多少时间？”是什么力量要她无有忌讳坦然的询问？当我告诉她您气色红润，精神很好时她瞬间放松。她的内心是坦然了吗？还是一种恐惧？走进医院在关怀临命终人时，有优秀的干部，船长，教授，工人等等，听到是我不想死，没有办法，我该怎么办？一位有宗教信仰的老人最后三天痛苦的喊着我不要死 不要死 ···

对于年轻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亲人们的即将离世？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亡！我们应该为社会做点什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是否能给他们内心深处，点上一盏灯 照亮他的内心，给他希望与寄托。我们是否不要过度的医疗？静静的陪伴或是倾听他的心声？引导他对生与死的认识？太多的疑问和探索，我张艳伟还在走在路上，探索与发现···您愿意与我们一起同行吗？